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张锲 主编

华夏出版社

# 竹林文集



· 夜明珠 ·

卷五 · 长篇小说卷  
(儿童文学)

竹林文集卷五·长篇小说卷(儿童文学)

# 夜 明 珠

张 锲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8·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文集 卷五/竹林著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张锲主编)

ISBN 7-5080-1307-7

I . 竹… II . 竹… III .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38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4.75 印张 370 千字 1 插页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册

ISBN 7-5080-1307-7/I·632

定价: 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序

张 镕

这些天，我一直在读竹林的小说选集。一边读一边想着她的创作历程，想着我和她认识的前前后后，不由地又吟咏起郑板桥那首著名的七绝：“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仍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觉得用这首诗来评介她和她的创作，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在《安徽文艺》上读过她用王祖铃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并且知道她是个上海知青，就落户在离我当时所在的蚌埠市只有几十里的凤阳农村。那时候，《安徽文艺》是安徽全省在文革后期批准试办的唯一的文学刊物，她能够在那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当然就引起一切不甘心文学就那样死亡的人们的注意。而凤阳那块土地，更和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在那个古老的县城里正式走进革命队伍，错划成右派后又被发配到那里监督劳动过，那块土地上曾经留下过我的青春的欢笑，浸染过我的滚烫的汗水和苦涩的泪水。因此，当我得知就在那里冒出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当然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

1976年，在周总理逝世之后的那些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我因事去到省城合肥。有天晚上，听说四牌楼的墙上贴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歌。我冒着严寒，怀里揣着只手电筒，挤进围观的人群，就

着手电筒的微弱的光亮，抄下了一些强烈震撼了我的心灵的好诗。当我回去向几位诗歌界的朋友悄声朗读时，才又得知里面有一首诗是王祖铃写的。如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哭问谁堪第二人？！”彼时彼地，单是这一句诗就可以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她却就那么义愤填膺地写了，又被人传抄，被人知道了名字，最后还又安然无恙地返回了上海。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了她没有白白在安徽那块土地上生活了那么多年，她不仅在那里吃了说不尽的苦，从某种意义上说，那里的人民也养育了她，保护了她。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便觉得似乎还和她多了一层乡亲的关系。

最近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她不少作品，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不少关于她的传说。人活着，就难免有人说长道短。随着时日的推移，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加深了对于她的了解和理解。她的真诚，她的淡泊，她在创作上的那种异于寻常的刻苦与执著，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独辟蹊径的追求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都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也得到很多文学界同行的尊重和赞扬。做到这一点是颇为不易的。对于她这样一个似乎总是习惯于离群独处、不爱交往、不善酬酢的人，尤为不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她在创作上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她在待人接物上坚持真诚坦率的结果。

大上海是繁华而喧闹的。她完全有条件居住在闹市的中心，享受着大都市的现代化生活。但她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躲避在远离闹市的农村里。不慕奢靡，甘于简朴，厌倦喧嚣，寻求宁静，为的只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她对于文学事业的这种痴迷，实在令人感动。

文坛不是净土。严格地说，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绝对意义的净土。凡是长花的地方，也都长杂草，长荆棘。文坛在创造圣洁、创造纯净、创造美的同时，也有一些隐蔽的角落，有

一些难以尽说的是是非非。有一段时间，她似乎完全无辜地被卷入某些莫名其妙的是非之中。但她很快就摆脱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她只是埋头于生活，埋头于读书，埋头于写作。甚至连一些作家之间正常的交往，或者有些不无益处的笔会，她也很少参加。从表面看来，她似乎有些孤傲，但随着她的作品一天天增多，她的书一本本出版，她的朋友也急速地增多了起来。连原先有些曾经误解以至曲解过她的人，也逐渐改变了看法。人们从她的言行，她的作品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她。

在同辈作家中，她的经历实在够得上坎坷了。她从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尝够了寄人篱下的酸楚，以后又几经颠沛，从上海来到安徽农村，经受了许多煎熬。但是，“立根原在破岩中”，她的凄苦的童年，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并没有摧毁她的意志。“千磨万击仍坚劲”，她像一枝生根在贫瘠的土地上的竹笋，风吹不折，霜打不凋，终于长成为一片葱郁茂密的竹林。如今，她已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了影响的中年作家，但她却仍不满足，还在默默地奋斗着、拼搏着，“咬定青山不放松”，下决心要攀登文学的高峰。她的这种在困苦面前不气馁，在成绩面前不浮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作家好好学习的。

生活造就了她。她的生活，不仅充满了磨难和忧伤，也充满了诚挚的爱，温暖的友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难得的财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重重阻挠，也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许多文学前辈，包括茅盾、冰心、韦君宜、萧乾等人，都曾在一些关键时刻支持过她。这是她个人的幸运，也是我国文坛值得代代相传的佳话。前些时候，我曾经去医院看望过韦君宜大姐，她已经在病榻上缠绵了很久了。看到她那衰弱的病体，不由地便想起她在竹林的成名作《生活的路》的出版过程中，曾经承担了何等的风险，付出了多少心血？！使人高兴的是，凡是人们给予她的爱和友情，哪怕只是一星半点，她也都一一记在心上，未敢或忘；对于

那些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损害过她的人，她却表现出很大的宽容，事事反求诸己。这在她的传记体小说《挚爱在人间》里，有许多动人的叙述。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赞同她这种态度的。

真善美和假恶丑，总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作家史铁生这样说过：“当你不仅能够享受快慰也能够享受忧伤，你就看见了美。”竹林的作品，在痛快淋漓地揭露鞭挞假恶丑的同时，总是不忘对真善美的颂扬和追求。所以，它们总是能够在寒冷中给人以温暖，在失望中给人以希望，表现出一种悲壮向上的力量。那把在一片白浪滔天的大水中出现的红色油纸伞，似乎总是在牵引着她、照耀着她，使她在生活的风浪中永不沉溺，永不颓废，并且通过她所塑造的人物和故事感染了广大读者。

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假恶丑，正像告诉人们人活着总是要死一样，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只有告诉人们必须和假恶丑进行顽强斗争，人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怎样才能接近和获得更多的真、更多的善、更多的美，这才是人生的真谛，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从竹林的作品里，我感到她正在努力这样做。

竹林也为孩子们写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都写得很美，很感人，成年人读起来也饶有兴味。她的更多的作品是写妇女、写知青、写她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农民的生活。这些作品里交织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的生活的轨迹，生活的影子。她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中得来的。所以，她的作品总是使读者感到亲切、实在、可信。

在有些人看来，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是一个并不时髦的创作方法了。而竹林却仍然认为：这是一座不老的青山，必须紧紧咬定不放。我非常赞赏她的看法和作法。迄今为止，在人类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仍然占据着最辉煌、最光彩夺目的位置，创造了最多、最有价值的成果。我不相信，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因而也不相信：仅仅凭着几个人

在一起喝茶、抽烟、侃大山，就可以侃出有价值的小说、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来。三五好友在一起海阔天空的闲谈，可以启人思路，助人联想，但是，文学的真正而且唯一的源泉还是必须来自生活。我看，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许多评论竹林小说的文章中，还讲到了她的语言。这确是竹林作品的文学特色之一。她的作品中的语言，是清新的、流畅的，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讲究音节和声韵的美，把来自江南的吴侬口语和来自书本的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但比较而言，她的叙述性语言似乎更优于人物对话，这还有待于她今后的继续努力。

冰心大姐曾为竹林题字：“创作未有穷期，竹林前途无量。”她的话，语重心长，代表了许多老一辈作家对竹林的期望。目前，竹林仍然处在生命的华年，正是创作旺盛期，虽然已经写了好几百万字，有了令人羡慕的成绩。但是，路也正长。我相信，她一定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成绩，一定不会在攀登文学高峰的道路上，放慢自己的脚步。

1996年4月于北京

## 把春天留住(前言)

在深冬的上海，我编这套小说自选集时，起先并未将儿童文学考虑在内，而当集子编罢，窗外的爆竹声，已送来新春的喜气。情不自禁地，我读了一遍我的儿童文学——这些写于春天，关于春天的文字。重读之时，我真是惊讶极了：难道我曾经那么年轻，年轻得就这么睁大一双黑白分明、清澈晶莹如晨露的童眸，怯怯地、充满好奇地打量过一个春天的世界？

事实上，我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是我生命中十分艰难的一个时期。我因为在市区无栖身之处，流落到郊区农村。先是一位好心的乡村中学校长收留了我，继而蒙县城一位朋友的关照，把房管所里刚刚造好还未及分配出去的新工房暂借给我住。而这样的房子往往未通电、未通水和煤气。待一切设施齐备，房子就得分配出去，我也就该搬家了。往往一个月间我得搬一二次，并且住的永远是没有一切现代化设备的房子。到夜晚我得秉烛而书，做饭用一只小煤油炉，喝开水得走 20 分钟去老虎灶泡。我写作的桌子，也是朋友从少年宫里搬来借给我的一张小学生课桌。在这张小课桌上，百花对我怒放，阳光为我加冕，春天向我竭尽了它的一切动人之处。我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叫阿芳的小姑娘留恋春天田野里色彩的绚丽，生怕无情的时间的犁耙会把这一切犁去，就想把它们画下来，把春天留住。可是她没有能表现色彩的颜料，于是她的小伙伴、聪明的阿明就给她出主意说，我们可以自己动手采呀：采菜花的黄，采菜叶的绿，采桃花的红，采田间地头各色各样万

紫千红的颜色！而我这本小说的颜色，也是迳直从田野里采来的，从人的童年的心中采来的，没有破坏，没有污染，只有生命如水的清纯及活泼的律动。这是人生春天的颜色！

现在，我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空调机为我在寒冷中营造着春天的暖意。我问自己，如果再给我同样的题目，还能不能写出同样的这些故事来？回答是悲哀的否定。我再也找不到那份感觉，再也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晨露》和《夜明珠》的写作时间距现在整整有十五年。十五年，不消说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微不足道的一瞬，即使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也并非漫长得不可逾越。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青春真好年轻真好，而青春只有一次，年轻也只有一回。

并不想用自己年轻时所写的幼稚之作来糊弄读者，所以，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是十分认真的。记得当初它们在《未来》杂志发表时，《未来》的主编邵平先生告诉我说，有位儿童文学界的前辈——当然已经上了年纪——确切地说是位老太太，她很赞赏我的作品。邵平先生说罢还想当然地补充道：老太太一定坐在一把藤椅上，泡了一杯清茶，一边喝一边品尝——你的作品最适宜这么欣赏的。

当时没有“休闲”的说法。对于自己明明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却是让老太太当茶喝，那时我感到不那么快乐。为此我还和邵平先生抬杠，这位忠厚的长者宽容地一笑——顿时我明白了，邵平先生自己，也是一面冲泡了碧螺春的嫩叶，一面来审阅我的书稿的。

那时邵平先生在我的眼光看来，可以说是一位“老人”了。我不知道如果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我，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但确实不曾想到，现在我的面前也放上一杯清茶了。在清甜微苦、淡绿色透明的茶水中，一个晨露和夜明珠的世界在我面前沉浮。清晨的露珠和照亮黑夜的明珠，大自然最清洁最纯粹的馈赠和人类的心灵中同样最清洁最纯粹的美好情愫，使我陶醉使我流泪。

我开始理解邵平先生了。他为了考证“竹林村”里所描写的一种树，木的名称，曾经和我一起走遍了“竹林村”的每一条小路。事实上，十五年来，我年年都去“竹林村”。在迷茫的春雨中和灿烂的秋阳下，我眼见“竹林村”的路一天天拓宽、放大。可“竹林村”的池塘一天天缩小变浅，“竹林村”的河流一天天变窄变浊，“竹林村”的田野则日复一日被蚕食，被方的长的冷冰冰排吐废水废渣的工厂所覆盖。即使还未及覆盖的部分，也竖起了“高尔夫球场”、“台湾电脑公司”之类的木牌。“竹林村”已不复存在，即使造物主再还我青春年华，我也无法再写出像《晨露》、《夜明珠》里的竹林村的孩子的故事了。那个清新秀美的小村庄只能在梦中追寻了，那种纯净得不含一点杂质的心灵世界也许会被人斥责为“虚假”了。

常见一些时髦现代的美文，写去欧美观光的种种，往往有赞叹那里的环境如何的“田园”，人又是如何的真诚善良，不似我们中华民族这般的爱搞“窝里斗”，无可救药的劣根性等等。其实我们也曾经“田园”过，而“人之初性本善”更是我们的古训。我很高兴我曾不失时机地描绘了我们的田园，和我们曾经有过的童年的记忆。如今，正当社会转型期的污染、贪婪、冷漠、腐败诸因素在困扰着人们，使我们的都市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渴望回归自然，并在这样那样的“边缘”地带寻求精神家园的时候，重新将我的这些充满纯净童心的描绘奉献给读者，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愿我的这杯“人之初”的“清茶”，能让你心舒神怡。

1996.2.6

## 目 次

晨露 .....	(1)
夜明珠 .....	(193)
流血的太阳 .....	(307)

晨 露



# 目 录

一	早晨,你好	(5)
二	打一记,走一步	(10)
三	秘密联络点	(15)
四	她也逃学	(22)
五	唱一支春天的歌	(34)
六	泥鸭子的命运	(45)
七	可怜的小兔子	(52)
八	绑在凳上读书去	(65)
九	报复	(71)
十	狠心的爹	(84)
十一	忏悔	(89)
十二	洁白的梨花瓣	(93)
十三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06)
十四	采颜色	(117)
十五	“灰姑娘”	(126)
十六	妈妈和娘娘	(135)
十七	谁是凶手	(147)
十八	“英雄”脸红了	(160)
十九	最宝贵的东西	(168)
二十	晨露亮晶晶	(185)



## 一 早晨，你好

柳树长出了黄嫩嫩的叶子，榆树结满了绿莹莹的钱串，现在正是春天。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清秀美丽的竹林村上空，笼罩着一层极淡的、迷离的白雾，朦胧而柔和，好像小姑娘脖子上围着的纱巾。在这半透明的“纱巾”下面，有千万颗露珠在闪烁。这些露珠看起来就像无数晶莹的宝石一样；不过，每一颗露珠都要比一颗真正的宝石贵重得多！因为这是一种神奇的乳汁，它把生命带给了大地。在长长的弯曲的小河里，就有许多鱼儿泼刺刺地跳出水面，争着吃那早晨的露水——据说，小小的鲤鱼就是这样才跳过了龙门。在又浓又密的竹林里，还有数不清的鸟儿在枝头唱歌。清晨的露水使它们的嗓音变得圆润婉转，就连小麻雀也能唱出美妙的歌来。

多么好啊，早晨！

只有勤劳的、早起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早晨的美和它的一切动人之处。

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阿明。他从来不睡懒觉，每天和竹林里的鸟儿一同醒来。当他轻轻地溜出家门时，他的心爱的大花猫“阿花”，就舒舒服服地钻进他的被窝里，呼噜噜地打起鼾来。

阿明从家里跑到野外，就像一个刚刚甩脱了尾巴的小蝌蚪，突然生出了四条腿，“噌”地从窄小的河浜里跳到了无边的陆地上。他觉得，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广，自然界里的一切秘密在向着他微笑，清新明丽的早晨在向他问好。他没有考虑要到哪儿去，也没有想好要干点什么。为什么要想呢？难道可去的地方还少、该干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出了门，是一条像铅笔那么直的路。这条路不很宽，但是一直